

讀書通訊

半月刊

* 第四十八期目錄 *

我國古代的圖書——竹帛 <small>(學術論著)</small> 屈萬里	六朝唐宋的佛經翻譯..... 李思純	怎樣考歷史 <small>(讀書指導)</small> 穆鳳林	耳目與生活 <small>(生活指導)</small> 齊續哲	談書信 <small>(藝文叢談)</small> 周曙山	鹽谷溫元曲概說譯本..... 隋樹森	國立浙江大學素描 <small>(學校通訊)</small> 虹里	現代語林： 噴火式飛機——颶風式飛機 空中堡壘——俯衝轟炸機
---	--------------------	---------------------------------------	---------------------------------------	-------------------------------------	--------------------	---	--------------------------------------

編輯兼發行

中國文化服務社讀書會

上海英租界三十九號

我國古代的圖書——竹帛

屈萬里

「竹帛」這兩個字，是我們時常看到而且是時常用到的名詞。大家都知道這兩個字就是圖書的意思，但究竟竹是怎樣的，帛是怎樣的，似乎還有很多人不大明白。本文所說，就是竹和帛的形制，以及這兩種東西所流行的約略時代。關於這個問題，葉德輝的《書林清話》，和王靜安的《簡牘檢考》，都曾考證過。本文取材，大部份是根據葉王兩先生考證的成果，間或附加了自己的一點意見，這是應當首先聲明。

竹簡

我們現在攜帶一部木板大字的經書，便感到非常累贅；拿起一本瑞典紙印篇幅稍多的洋書，也感到非常沉重。那要知道我們的先民，是用笨重的竹板子作紙；而且寫在竹板上的字，又不一「字大如錢」呢？那麼，它的累贅，笨重，可想而知了。

把一段竹筒，劈成單片，叫做簡，（也有木簡。但不很多）又叫做牒，或札。王充論衡量知篇說：「截竹為簡，破以為牒。」說文說：「簡，牒也。」又說：「牒，札也。」左傳說：「置執一於簡之簡。」是可以相互證明的。竹簡上的字，是用墨或用漆寫的。假使寫錯了，便用刀削去另寫。所以相傳孔子修春秋的時候，「筆則繁，削則簡，澆夏之徒，不能贊一辭。」那就是說：孔子認為可以寫起的就寫起，可以削去的就削去，別人是不能夠給他參加意見的。但是，竹子的青皮太滑，寫上字去，很容易磨掉，所以必須把「竹青」剝去，這叫做殺青。又因為竹子不乾，很容易霉朽，所以必須把竹子裏的水分用火烘去。烘時，水分流出，和人發汗一樣，這叫做「汗簡」。劉向別錄說：「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乾之，曬楚問謂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就是這個意

思了。

竹簡的長度，論衡以為六經等重要的書籍，用最長的竹簡；不重要的書籍，則以次減短。通典所載許敬宗等奏文引孝經命決說：「六經簡長二尺四寸，孝經簡長一尺二寸。」儀禮疏引鄭康成注論語序說：「詩書禮樂春秋，策皆長尺二寸；孝經簡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其說和孝經命決不同。但據左傳疏，知鄭康成之說，實出於命決。又況依鄭氏說，孝經既比六經簡半之，則應該只有六寸；論語策又謙於孝經，那能會有八寸呢？因此可知許敬宗等一尺二寸之說，當作二尺四寸；儀禮疏所引，一定是後來傳寫之誤了。不過，二尺四寸之簡，也不止用於六經。晉太康年間，汲冢發魏襄王（或說是魏安釐王）冢，所出的竹書，有穆天子傳。據荀勗的序說：「以臣最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是史傳一類的書，其竹簡也有二尺四寸的。大抵各處的制度，不一定相同。所以劉向的戰國策敘錄，說國策的名稱：「或曰短長。」那就是因為戰國策一書，是集攬各處的史料而成。其竹簡的長短，不能一致，所以叫做短長書了。

史記說趙何在秦時為刀筆吏，刀筆二字前人或以為是用刀作筆刻字，或以為是用筆來寫，用刀來削，刀筆是兩件東西。關於這點，至今還沒有定論。但公羊容或有刀刻的，而書籍則皆用墨或漆寫成。汲冢竹書穆天子傳荀勗序說：「以墨書。」後漢書杜林傳說：「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漢時的經師，又有賈誼查令史改漆書經文的故事。可見書籍都是用墨或漆書的了。至於每一簡的字數，最多的到四十個字，最少的只有八個字。汲冢竹書穆天子傳，據荀勗序說，是一簡四十字，儀禮疏引鄭氏說，尚書三十字一簡。漢書藝文志說：「劉向以中古文（尚書）校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中書二十五字者，說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

脫亦二十二字。『儀禮疏』引張虛左傳注說：「古文篆書，一簡八字。」（謂左傳）可見每簡的字數，是由八字到四十字不等，或者更少及更多。一簡有的只寫字一行，左傳疏說：「簡之所容，一行書耳。」有的寫作兩行，齊書東晉傳說：「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近年新發現的漢晉木簡，每簡有兩行乃至十七行的。但此批木簡，多是官版和歷表等類的東西，和寫書的竹簡，又不是一概而論。

把許多竹簡編集起來，叫做冊（或叫做策）。冊字說文作冊，是象把許多竹簡用兩道繩子編集起來的形狀。甲骨和金文裏都有這個字，形狀和小篆大致相似。編簡的繩子，有的用絲，汲冢穆天子傳，用青絲編，見荀勗序。北齊書鈔引劉向別錄說：「孫子書以青，簡編以縹絲繩。」這都是用絲繩編的證據。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晚而喜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韋是牛皮，韋編三絕，就是說編竹簡的牛皮條，斷過三次。這可以證明竹簡也有用皮條編起來的了。把若干竹簡，編在一起，叫做一冊。冊的大小，隨沒一定，但由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書簡看來，也可以知道個大概。漢志著錄的書，凡是稱若干篇的，都是指簡書說。譬如周易卦爻辭，是分作上下兩篇。那麼，一篇的大小，可以想見。這就是我們把一段書或一首文章叫做一篇的起源。我們試想，倘若一篇的數字，照三十個計算，像詩經這樣一部書，就需要竹簡一千片以上。那麼，讀起來，尤其是攜帶起來，夠多麼麻煩！莊子說：「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假使這五車書，都是竹簡，若改用新五號字，排在兩面印的紙上，恐怕不過薄薄的一小冊而已。

簡冊不知起源於什麼時候，但從殷朝就有，是可以斷言的。甲骨文有冊字和典字，冊字既是象編集竹簡的形狀，典字又象把竹簡放在几子上的形狀。尚書多士篇也說：「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可見簡冊之興，其歷史非常悠久。周秦兩漢，簡冊都很盛行。近年新發現的簡書（木簡），有晉時的，可見那時還沒完全廢掉。但從晉以後，就沒聽說再有竹簡或木簡傳寫書籍的事情了。

竹簡之外，又有方版和槧。方版是版，是一種方形的木板。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鄭注說：「方，板也。」儀禮聘禮記說：「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可見篇幅很長的是用策（即冊），因為它可以編集竹簡至無限之多。木板是以二版爲一個階段的，所以不滿一百字的東西，

就寫在板上。儀禮既夕禮：「知死者贈，知生者贈，書明於方，若九若七若五。」鄭注說：「書明於贈附之人名與其物於版，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一版既可以寫到九行，而每板又不超過一百字，那麼，每行的字數，也只在十個左右了。論語說：「式負版者。」何晏集解孔曰：「負板者，持邦國之圖籍。」疏說：「案周禮小宰職曰：『聽國里以版圖。』注云：『版是戶籍也。』戶口冊子，每家當不會超過一百字，所以寫在版上。從以上兩條證據看來，方版的用途，可以略知大概了。

論衡量知篇：「斷木爲槧，折之爲板。」這是說木材沒有折成片以前叫做槧。釋名：「槧，板之長三尺者也。」這又說板長三尺者叫做槧。西京雜記說：「楊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這樣看來，槧大概只是沒經過修治的板，用鉛寫在上面，作爲臨時記事用的，好像現在用拍紙簿一樣。我們常用的「鉛槧」兩個字，就是這個出處了。

帛

帛是古代最通行的絲織品，就是後來的綢子。古人本來用它作衣料，一方面也用它寫書。先秦時帛的長短寬窄，雖還沒有一定的說法，大致以寬二尺四寸長四丈之說，約略近是（王靜安先生有齊幣一書，考幣帛很詳，載在王與蔡公遺書內）。寫書的時候，是否即以一匹帛之長爲準，抑或帛書的長度，也有規定，現在已不得而知。寫完之後，便把它捲起，叫做一卷（卷即捲），這就是我們說一卷書兩卷書的起源。漢書藝文志裏著錄的書，凡是稱卷的，都是用帛所寫。每卷要有一個軸子，便於舒卷。隋書經籍志說：「漢帝即位，詔開之書，分爲三品：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這是關於書軸的記載。不過隋代離周秦很遠，先秦時的卷子，是否也有軸，現在已無法子考證了。

用帛寫書，起源於什麼時候，現在也沒法子確知。但墨子一書裏，說到竹簡的地方很多。尚書篇：「古之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爲政，故書之竹簡……。」墨子說：「何以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以其所書於竹簡……傳於後世子孫者知之。」此外天壽，非命，貴義，魯問等篇，都有類似的說法。墨子春秋（卷七）說：「昔者先君桓公，子管仲與鮑叔其縣十七，著之於帛，申之以策，通之諸侯。」韓非子安危篇也說：「先王敦理於竹帛。」

就這些記載看來，他們所說的古之聖王等書於竹帛的事，雖然靠不住；但最遲在戰國初年，總已有用帛作書的了。

但，帛雖然比竹簡輕便，而價值太貴。孟子屢次說：「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又說：「五十者非帛不暖。」衣帛只是爲了比葛料的衣服暖些，然而五十歲以內的人，就沒有資格穿它。可見是因爲它的價值太高，所以只好不得已才給老年人穿。古代的文化中心，雖然在黃河流域，但那時北方是產竹的，自然竹子的價值很低。所以，用帛作書，雖然輕便，而終不及簡冊流行的廣。漢書藝文志，著錄的書，用篇計數的，比用卷計數的多，就可以證明這一點了。

後來雖然有了紙，然而用帛寫書的風尚，還沒有斷絕。史書記漢獻帝西遷的時候說：「國書雖帛，軍人取爲帷蓋。」可見那時還有帛作的書。大概這種帛書，從三國以下，紙張大量的應用之後，才漸漸稀少的。

附說——毛筆

以上關於竹帛的形狀，和它們流行的約略時代，已經說了個大概。這裏表且了一個問題，就是竹帛既都用筆寫，這筆是不是毛筆呢？相傳毛筆始於蒙恬，假使秦以前的竹帛，也是用毛筆寫的，那豈不成了「宋版的康熙字典」了嗎？其實，毛筆的歷史，非常悠久，並不始於蒙恬，宋時更編韻的學案佔畢裏，已經辨正過。莊子田子方篇說：「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鬻筆和墨。」他們的筆既能畫，其爲毛筆也，可以想見。田子方篇，雖然不一定是莊周作的，但也不會是秦以後的東西。那麼，蒙恬之前，已經有毛筆了。然而，猶不止此。近年中央研究院在殷墟發掘的卜骨，有一塊是朱色寫的。又有一塊白色陶片，上面殘留着用墨寫的一個紀字。據董作賓先生說，卜辭都是先寫後刻的；從筆畫上看來，寫字的工具是毛筆（詳見董作賓著殷人之書與契，及胡厚宣著中央研究院殷虛出土展品參觀記，兩篇均已收入殷虛的中國藝術論叢中）。是毛筆之興，已遠在商代，並且有朱墨兩種顏色。那麼，無論何也罷，帛也罷，自然都可以大書特書了。

遊粵北丹霞詩

黃尊生

丹霞在粵北仁化縣，俯瞰錦江，羣山紛披，斜陽照之，巖石俱紫，絕類晚霞。山間有別傳寺，因澆磨禪師開山卓錫，而名益彰，澆磨本姓金，名世，字道隱，南安人，明崇禎進士，明亡奔兩粵，事永曆，永曆敗，削髮爲僧，改名今禪，字澆磨，號卓錫丹霞山，開別傳寺爲叢林，自充監院，躬任勞役，胼手胝足，運水搬柴，臘州過郡，擊刺經營，均一手自任，以清康熙十九年卒，年六十七。其後九十餘年乃有焚寺磨滅之禍。據前人筆記，有李璣者，官南韶連兵備道，偶以事過丹霞寺，見寺中有書，封鎖甚固，詢澆磨何物，僧言自康熙至今，每更一主持，即加一封條，所藏實未悉。李命啓視，得一冊，皆誣毀清庭語，則明巨金堡澆磨和尚手筆也。李以其事白督撫入奏，遂有焚寺毀骨之命，寺僧死者五百餘人，時乾隆四十二年也。是誠民族史上極傷心之一頁，吾人遊丹霞，能無感乎？

海螺巖謁澆磨墓

海螺挾天風，梯雲飛百步。下有燭水巖，上有先生墓。雖云尸骨懸，庶有精魂駐。歷劫劫高千，彌覺貞珉固。屏息聽遺像，一瓣心香吐。先生本儒冠，經綸在天祿。甲申丁國變，萬里來南服。聞粵舉義師，涕淚支殘局。皇明終不祚，委心任滄壑。去去竟何之？一庵歸寂寞。粵北有丹霞，賢者實其志。蒼海歸水間，與此長辭世。袈裟非左袵，衣鉢猶垂涕。震日本莊嚴，忍見羅胡械。一卷寫遺編，雙背背能計。斯人雖不存，浩氣仍長住。雲巖攝古今，浮雲自來去。三千劫空際，菩提本無樹。遺民願福康，山寺餘斤斧（讀法）。天半忽聞鐘，一抹蒼烟暮。

學術
講座

六朝唐宋之佛經繙譯及其譯場制度

李思純

印度佛法之入中國，俗以爲東漢明帝時。然溯其原始，當在秦代。秦始皇帝與印度孔雀王朝阿輸迦王（Asoka）同時。佛祖統紀諸書所載沙門室利（Śālikas）入中國事，及迦葉摩騰對漢明帝之語，可以爲證。

秦始皇帝廿九年癸未（214BC）沙門室利防等十八人來自西域，帝悉其異俗，以付獄。俄有金剛神碎獄門而出之，帝懼，即厚禮遣之。（歷代佛道通串卷五）

迦葉摩騰謂明帝曰，昔阿育王護佛舍利八萬四千塔，震旦之境，有十九處。（佛祖統紀卷三十五）

俗以爲在東漢明帝時入中國，蓋此時始有譯經，遂爲皇室貴族所尊信耳。觀後漢書楚王英傳中，有浮屠伊蒲塞桑門諸印度音譯名，知佛法之入中國已久。

英爲浮屠齋戒祭祀。永平八年詔曰，楚王歸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其遊履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饗（後漢書楚王英傳）

楚王英爲漢明帝之弟，實爲皇族奉佛之第一人。迄桓帝始以帝王奉佛，實見於後漢書襄楷傳。

靈帝七年，禮上霄云閣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後漢書卷六十襄楷傳）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屠者，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於禁中飾黃金浮屠老子象，用郊天之樂。（佛祖統紀卷三十五）

其後明帝採佛事，南北朝胡人石勒敬禮佛國澄，姚興崇拜鳩摩羅什

而譯經之事，當遠溯及於明帝時採佛摩騰與竺法蘭之譯四十二章經。

竺法蘭，中天竺人也。既達洛陽，與摩騰居止。少時便著漢言，恭愷於兩

種經，即爲繙譯。（高僧傳初集卷一）

南北朝以前之譯佛，經初期多爲大月氏人及康國人而少印度人，其後乃多有印度人所譯。

哀帝元壽元年（210）博士弟子長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三國志卷三十引魏略）

初期譯經，僅爲入中國之印度僧人，略通漢語，一二人相對口譯。恆苦不能達意，須華人整理潤色，乃可讀。

維祇難，本天竺人也。以吳黃武三年，與同伴竺律炎，來至武昌。齋豐鉢經梵本，時吳士共讀，雖既未著國語，乃共其伴律炎，譯爲漢文。炎亦未嘗漢言，頗有不盡。晉惠之本，沙門法立更譯爲五卷，沙門法巨著筆，其辭味小華也。（高僧傳初集卷一）

晉宋之間，漸有數人合譯。大約自三四人以至七八人，通梵文者爲口宣，通華語者爲筆受，更有校定之人。

僧伽跋澄，此云衆現，罽賓人。符堅建元十七年經書郎趙正，常聞外國宗

晉阿毗曇毗婆沙，乃體供講釋梵文。跋澄口誦經本，外國沙門曇摩羅提，筆受爲梵文。佛圖羅刹宣譯，秦沙門僧智受爲晉本，以僞秦十九年譯出。

明年，又譯婆須密梵本。跋澄與曇摩羅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執梵本。秦沙門佛念宣譯，惠高筆受，安公法和，對共校定。（高僧傳初集卷一）

其時印度僧伽，漸有能通華言者。罽賓僧伽，亦有其人。如罽賓之伽提婆，能繙梵語爲晉言。印度之曇無讖，則學習華語三年，然後繙譯。

伽提婆，此云衆天，罽賓人。廬山慈遺法師聞其至止，請入廬岳。以晉太元之中，請出阿毗曇心及三法度等。提婆乃於殿前，手執梵文，口宣晉語。隆安元年至京師，重譯中阿含，罽賓沙門羅叉執梵本，提婆繙爲晉言。（高僧傳初集卷一）

曇無讖，中天竺人。時沮渠蒙遜，備禮衆士，奉奉大法。志在弘通，請出

經本。俄以未參土音，又無傳譯，恐言舛於理，不許即繙。於是學語三年

5

、方譯爲初分十卷（同上）

其間尤以晉時之鳩摩羅什、與北周時之闍那崛多二人、皆能通曉華言。羅什既多諳論、轉語華言、音譯流便。崛多則諳異方、字曉殊俗、宜辯自運、不勞傳度。故皆能訂正舊譯訛誤、別成完善之新譯。

鳩摩羅什、此云高僧、天竺人也。弘始三年至長安、譯出衆經。什既事多諳論、轉語華言、音譯流便。既覽衆經訛誤、皆由先譯失旨、不與梵本相應。於是統與使沙門八百餘人、諮受什旨。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高僧傳初集卷二）

闍那崛多、此言崛志、以周明帝武成間至長安。武平五年、獲西域梵本二百六十部。隨開皇五年、沙門曇延等以躬當精譯、音義乖越、乃詔崛多至洛。崛多言諳異方、字曉殊俗、宜辯自運、不勞傳度、筆受之徒、不費其力。（高僧傳二集卷一）

又有達摩於若者、亦著通華言、不勞度語。達摩於若、此言法智。流滯中國、祖習傳譯。妙善方言、執本自傳、不勞度語。（同上）

凡此皆隋唐以前、梵僧口譯而華人筆受也。然佛法傳入中國既久、中國僧侶亦有通習梵語者。最先者、爲晉宋間之釋慧叡、於精譯音例、多所整理。

謝靈運愛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乃略釋慧叡以經中諸字、並兼音異旨。於是叙著十四音調法、條理梵漢、昭然可了。（高僧傳初集卷七）

譯場之創置、始自隋煬帝、於東都置翻經館。蓋爲官立翻譯之所、如近世之國文館、譯學館、國立編譯館也。

煬帝定都東都、乃下敕於洛水南濱上林園內、置翻經館、徵達摩笈多、並諸學士、並預集焉。四事供承、後恆常度、致使譯人不墜其緒、成備無替於時。（高僧傳二集卷三）

唐初沿襲隋制、於長安大興善寺、設翻經館、以梵僧主持譯事。其制度頗備、以梵僧度梵語、證梵義。以華僧證華義、更筆受成華文。以文臣翰林撰文。以宰相大臣監護一切譯經所費。其制度甚完備。

波羅頗迦羅密多羅、以武德九年至京師、詔令於大興善寺、創開傳譯。沙門慧乘等證義。沙門玄奘等譯語。沙門慧願等綴文。又詔上柱國尚書左僕

射房玄齡、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杜正倫、參助詮定。光祿大夫、尚書、知監護、百司供送、四事豐華。（高僧傳二集卷五）

譯善提流志、南天竺國人。中宗神龍二年、譯大寶積經。天竺伊舍羅等譯梵文。波若屈多及達摩證梵義。沙門履方等筆受。沙門深亮等證義。沙門承禮等次文。次有漢文官盧榮、學士徐堅、舍人蘇珩、給事中崔德、中書門下三品陸象先、尚書郭元振、中書令張說、侍中魏知古、儒釋二家、構成全美。（高僧傳三集卷三）

其間乃有梵僧譯經、而唐高宗以帝王作序。又有梵僧譯經、而唐之宰相大臣筆受共譯者。

釋地婆訶羅、此言日照。儀鳳四年、譯大衆靈驗經、五蘊論十八部。沙門戰陀般若等譯語。沙門慧智證梵語。沙門道成等證義。沙門思立等筆受。天皇親製序冠首焉。（高僧傳三集卷二）

釋極量、中印度人。神龍元年、譯大佛頂如來密因萬行首楞嚴經。沙門彌迦釋迦譯語。菩薩戒弟子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澗房驗筆受。（高僧傳三集卷三）

中國僧侶之通曉梵文者、與慧叡一同時、晉末尚有寶雲、爲玄奘譯二師之先聲。

釋寶雲、涼州人。以晉隆安初、遠適西域、遍學梵書。天竺諸國音字調法、悉皆備解。後復長安、譯出諸經。華梵兼通、音調允正、且左譯梵、真驗於雲。（高僧傳初集卷四）

唐代精譯巨擘、無過玄奘譯淨二人。奘師居西域十七年、在那爛陀寺、習梵文字五年。歸國後、譯經凡十九年。共譯經典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平均每年譯七十五卷、未嘗中輟。故樂啓超先生評之曰、爲學獻身、宏深利物、自古以來、未嘗有也。

師在那爛陀寺、兼學婆羅門書、印度梵書、凡經五歲。（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師自永徽改元後、專務翻譯、無業寸陰。每日自立程課、若晝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讀。譯經已、復禮佛行道。三更暫眠、五更復起、讀誦諸本、未點次第、擬明日所翻。（新唐書玄奘傳）

義淨遊西域二十五年、得梵本四百部。返國後、於十餘年間、凡譯經典

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次於玄奘、一人而已。

師姓張氏、范陽人。咸亨二年遊西域、以天后詔元年返國。初與于闐三藏實叉難陀、翻華嚴經。久視之後、乃自專譯。其後翻經二十部。神龜元年、於東洛內道場、譯孔雀王經、一切莊嚴王經四部。永隆元年、於大慈恩寺、譯經二十部。自天后久視、迄睿宗景雲、都翻出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高僧傳三集卷一)

一唐代自玄奘二師之後、已集經之大成、雖於為繼。此外僅得二人、一為摩訶印度王玄奘之姪智弘。又其一、則後魏拓跋氏之裔悟空。

智弘、洛陽人。即聘西域大使王玄策之姪也。在中印度近八年、習律師德光、製律經、隨唐譯。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悟空、京兆雲陽人、後魏拓跋之裔也。天寶十年、隨唐使至西域。回及龜茲、遇三藏法師勿提摩魚、出十力經梵夾請翻。尋抵北廷復命、出梵夾三藏戒法為譯主。空證梵文並度語。翻成十地迴向輪經。貞元五年、寫畢遣呈。(同上)

唐代譯經人數、不及南北朝之多。然其遠過於南北朝者一為中國僧侶自譯、不必仰求梵僧。一為譯經者皆佛學大師。故人數不及六朝、而成績則遠勝之。

武德元年、詔令開創佛譯。時有沙門慧基、對監譯使述云、昔苻姚兩代、翻經學士、乃有三千。今大唐譯人、不過二十。豈在明德同證、信非徒說。

• (高僧傳二集卷三)
唐宋五季之說、譯經屢起。印度佛法、亦漸趨衰微。趙宋統一、宋太宗歷嘉慶太宗之盛業、派沙門往印度、招請梵僧。並仿唐制、創立譯經院、命宰相為譯文及監譯之官、規模宏偉。以梵僧天息災等主之。

太平興國二年、詔於太平興國寺西、建譯經院。為三堂、中為譯經、東序為潤文、西序為證義。七年六月、譯經院成、詔天息災居之。天息災與法天施護三人、各賜號大師。令以所將梵本、各譯一經。證梵學僧法進等、奉受經文。光祿卿楊說、兵部員外張坦潤文。殿直劉素監譯。七月、天息災上新譯聖佛母經、法天吉祥持世經、施護上如來莊嚴經各一卷。(佛圖統紀卷四十三)

其後譯經院改賜名為傳法院、又建印經院。真宗踵之、創製三藏聖教序

、復繼大藏經律。仁宗時、鄭天竺字源序、講求梵經文字規律。而中國僧侶譯經之最後一人、實為孔南李後主之姪惟淨。

太平興國八年、詔譯經院、改賜名傳法院。於西偏建印經院。(佛祖統紀卷四十三)

惟淨者、孔南李煜之姪。口受梵章、即曉其義。尚餘、度為僧、升梵學案受、賜紫衣光梵大師。(佛祖統紀卷四十四)

天聖元年、南海進梵經。景祐二年、御製天竺字源序、由法護惟淨、以華梵對翻為七卷。聲明之學、實詔於茲。(同上)

紹宋初印度佛法已衰、來華之梵僧寥寥。而朝廷諸臣、多請罷譯經院者。即素通梵典之惟淨、亦請罷譯經。

咸平二年、禮部侍郎陳恕言、譯經院久費供億、乞罷之。帝以先朝盛典不許。(佛祖統紀卷四十四)

慶歷元年、三藏法師惟淨言、西土進經、新舊萬軸、鴻臚之設、有費靡厭、欲乞停罷譯經。未幾、中丞孔輔道上疏、請罷譯經、帝不許。(佛祖統紀卷四十五)

自此以後、印度佛教衰微、回教崛起。自仁宗景祐五年、印度沙門智吉詳來朝後、從此東來之梵僧絕跡、譯經院亦無形停罷。蓋自秦始皇帝時之室利防始、至宋仁宗時之智吉詳終、中國與印度佛教關係遂斷。

皇祐五年、西天沙門智吉詳來朝、進梵經、賜紫服。(佛祖統紀卷四十五)

宋初之譯經院、國家之供應甚厚。其譯經之先、有種種儀式、具如佛祖統紀所載。吾人於此、可推知隋唐釋經館之制度、殆亦大體相同、因宋代仍仿隋唐之舊制耳。

天息災述譯經儀式、於東堂東西、紛布聖壇、開四門、各一梵僧主之、持祕密咒七晝夜。又設木壇、布聖賢名字幡、目曰大法曼荼羅。請聖賢阿伽沐浴、設香花燈水糖果之供。禮拜繞旋、祈請冥祐、以消魔障。(佛祖統紀卷四十三)

僧兼日日沐浴、三衣坐具、威儀整肅。所需受用、悉從官給。(同上)

其翻譯之程序、凡經九次。第一、讀梵文。第二、證梵義。第三證梵文。第四、寫梵字音為華字音。第五、翻為華義、使成華言。第六、理順其文。

怎樣考歷史

修鳳林

——沙磁區學術講演會升學講座講演稿——

兄弟從民國十二年起，就在各大學擔任歷史功課，每年參加入學考試的歷史試卷，總覺得：(一)有許多試卷極容易的題目，亦往往所答非所問；(二)能力較佳的學生，往往沒有把能力充分表現出來；(三)較難的題目，大半考生往往不能把握着問題的要點。這是教育界一種很可悲的現象，怎樣才免除這種現象，我常常就我個人觀察所得，指導一般參加考試的學生，這次蒙學術講演會之約，給我這一個機會，我是很樂意的。

(一)一般學生最大的病源

造成前述現象的原因很多，但就考生方面說，最大的原因是大半學生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有一種趨向，即充滿着取巧僥倖的心理，這在卷子上很可以看得出來，考理科的學生以為他考的是理科，歷史無關緊要；考文科的學生以為歷史不過是常識，不需用力去讀，多少總可以答得出來一點，存着這種心理，平常對於歷史毫不認真去預備，到了臨考的前夕，往往翻閱投考指南或試題答案一類的東西，入了考場也就大意得很，答案對否，似乎滿不在乎，前述三種現象就是這樣造成的，其甚者試卷上充滿着取巧的現象：

- 1 把知道的題材擴大的講，不知道的就略過。
- 2 把知道的寫得比實際清楚，不知道的就寫得糊塗。

3 故意把次序顛倒一下。
4 答不出來的部分，以「時間不夠，不及備述」為遁辭。這類的現象，真是不一而足，但考生對答案根本沒有答得清楚，現在却希望閱卷的人認可他的答案，真可說是自欺欺人了！

(二)考生應有的基本態度

要屏除上面所說的一般的病源，我希望參加考試的人，第一要誠實，一存取巧僥倖之心，看書就不切實，就大意；甚或對於書本不但不想去看，一見了書本就心煩，就頭痛，如果誠實自持，則準備是切切實實的準備，看書時一字一句都誠實的看，孔子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我們能誠實，就能達到這種境界，諸位或者要說：「不知為不知」對於不知道的答案依然沒有任何幫助；但我要提醒諸位，「不知為不知」的意思是誠實的，並不是消極的；因為心中曉得有所不知，才努力力求求知，才切切實實去用工夫，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荀子所謂：「蓬蒿十糞，功在不舍；稷而不舍，金石可鏤。」世間的真知，都是用這種真誠的工夫而求得的，這與能倖取巧迥異，我要奉勸諸位的就是這一句話。

(三)臨考試時應注意之點

字體。第七、校對華梵、是否符合。第八、刊前冗長、成份。第九、潤色文辭。

第一譯注、正坐面外、宣傳梵文。第二證義、坐與左、與譯主詳量梵文。第三證文、坐其右、聽譯主高讀梵文、以驗差誤。第四書字、梵學俗審聽梵文、書成華字、稱是梵音。第五筆受、翻梵音或華音。第六續文、何級文字、便成句義。第七參詳、參考兩上文字、獲無誤。第八刊定、刊前冗長、定取句義。第九潤文官、於僧衆南向設位、參詳潤色。(佛祖統紀卷三十三)

其關於譯經所需之事務、則設有監護之職、以供應一切盡自六朝以來之一二人對譯、而變為多人合譯、遂漸成此宏大之譯場規模、遠非今世所能及。而玄奘譯諸師、華梵兼賅、其精譯亦未必悉達此程序也。

今世學界之精譯歐美書籍、獨身閉戶、換字典一册、隨意編譯成書。專名之對音、通名之含義、構句之程式、遺辭之正舛、漫無標準、率以個人私意為之。因而前後乖違、衆本相異。苟簡草率、莫此為甚、其為弊害、何可勝言、自非碩學鴻彥、貫通雙方文字、如奘淨二大師、仍當的探賡宋譯編制、乃可以矯正今日之弊害也。

關於譯場之九種程序、史籍所述、其名辭或有異同。茲列為左表、用資今後編譯界之參證、如下：

- 一、譯主 口宣 執本 宣梵文
 - 二、證梵義 證梵 證義
 - 三、證梵文 證文 證梵本
 - 四、度語 傳語 書字 譯語 譯梵本
 - 五、筆受 執筆
 - 六、綴文 次文
 - 七、參詳 證譯 參正
 - 八、刊定 詳定 錄定 勘定 校定
 - 九、潤文 潤色
-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峨眉報國寺稿

現在講考試時特別要注意的幾點：

1. 考場選題目，以求透澈明了題目的意義，

2. 問白了試題所問的是什麼，我才回答甚麼，

3. 各題答案的分量，力求勻稱，每題所分配的

時間，也要勻稱，並且要控管着一點剩餘時間，以

便檢查答案，如果集中力量答一個題目或兩個題目

，是很吃虧的。因為現在國卷很是機械，每個題目

是分別來看的。

4. 誠實，這就是要把上面所說的一切條件技巧

之心，根本除絕。

5. 行文要仔細，簡潔，確實，不可大意，要言

不繁。

(四)具體的例子

現在要舉幾個具體的例子來和諸位談談，這些

例子，有特殊的，也有普通的。

當南北朝初期劉宋順帝時候，日本很有名的

雄略天皇上表稱臣，會自假「開府儀同三司」的稱

號，我在一九一八「後的那一年中大入學考試歷史

試題，解釋名詞一題中，就把「開府儀同三司」六

字列入，意思是要人注意到：漢時雖只有司徒，司

馬，司空三公可以開建府署，辟置僚屬，到了魏

晉以後，三公以外的官員，也都罷「開府」，其職制

一固三公，所以另加「開府儀同三司」的稱號，現

在倭人這樣欺凌我們，但在南北朝時，即在最有名

的倭酋，雖對我稱臣，亦尚沒有資格受這種名號

，只能私自假稱一下，這可見那時我們國家和政府

的地位了，在三千多本考生的答案中，知道開府是

「開府儀同三司」，三司是「司徒，司馬，司空」的三

公，「開府儀同三司」即是說這一類官，能開建府

署，辟置僚屬，儀制與三公相同者，真是沒有一人

，我想如果諸位平素對國史能相當地用心，隨時能

仔細地一想，說這是一個官員的加號，也並不難

，但一發大意及存着僥倖心理的考生，強不知以為

知，竟有幾本考卷是這樣答的：「開是一司，府是

一司，儀又是一司，所以稱曰開三司。」

去年某大學又有人出過一個解釋名詞的題目，

即「詞祿」兩字，這又是比較難答的題目，原來詞

是道教或佛教的廟宇，祿乃俸祿，「詞祿」是宋代

的官制，那時對於臣下，很是優待，凡臣僚罷職者

，就令管理宮觀廟宇，而不任事，但借名食俸，謂

之「詞祿」，極類今之掛名差司。我想現在的學生

詭知道詞祿兩字的很少，但如諸多讀讀通題目，也

就不難略明這兩字的意義，我不知道該校這題答案

的結果如何，或者也和「開府儀同三司」差不多吧

比較一般普通的例子，像民國二十年中大入學

試題解釋名詞中有「府兵」「青苗」二名，這可說

是極平常的題目，但有些考生，大概經過國民政府

時，看到門口站有衛兵，竟就這樣答道：「府兵乃

國府之衛兵。」而「青苗」也有少數人說是「青海

的苗民。」我那時看卷，看到這幾本卷子，心想

在小學中學受過十二年完全教育的學生，竟是這樣

，真悲痛極了，但推求其原，也是因為那些考生讀

書大意不誠實，滿懷着僥倖取巧心理的原故。

我現在要提醒諸位，只要能誠實自持，不取巧

，不存着僥倖的心理，在學校對歷史科能真實用功

，即像「開府儀同三司」「詞祿」那些比較難的題

目，隨時也可想得出來，答得不至大錯；何況「府

兵」「青苗」這一類的題目？

又如去年中大，聯大，武大，浙大四大學聯合

招生的中外歷史試題共有五個，這也是極普通的，

我想各位必已看過，各位平時對歷史誠能真實用心

，只要拿到試題時，把題目細讀三遍，例如「下列

各朝代，我國首都位在地，試舉其當時之名稱與

現今之名稱：(一)南宋，(二)北宋，(三)東

晉，(四)東周，(五)西漢。」「墨子為何時何

地人？其主要貢獻為何？」……必可把握住它的特

點，然後用簡要文字答出來就得了。至去

年交大的中外歷史試題有一個是：「兩漢因何致亂

而亡？其情形同否？試分別述之。」這題目，也

只要多讀幾遍，便可看出答案的要點，因為「亂

」字在題目裏處於特顯的地位，這可暗示你思索的

路線。

又如去年中山大學的試題，有解釋「兩漢」「

三晉」「十六國」等題目，其中「十六國」要全答

是比較困難的；但如果平時能稍用心，臨時也不慌

張，中學青年是記憶力最強的時代，十六個國家之

名，我想一定都寫得出。但在一般不誠實而存着僥

倖取巧心理的學生，不要說十六國，連看到「三晉

」，就在這東晉西晉之外，亂造一個南晉或北晉甚

至前晉或後晉來湊數，殊不知春秋時代的晉國，以

及戰國初年韓趙魏三家分晉的故事，即在小學生也

是應該清楚知道的。

我在結束這演講的時候，要鄭重申說兩句話，

即「考試要誠實。不可僥倖取巧！」這在考歷史如

此，考其他科目也是如此。末了我要提醒諸位，

每個人的習慣和態度是一切品性的根源，諸位誠能

處處誠實，培養成誠實的品性，立身處世，也就受

用不盡，否則取巧僥倖一日變成品性時，真誠個人

從此休矣，其影響及于國家民族者將何如！各位勉

勵。

耳目與生活

齊·續·哲·

吾人日常一切活動，仔細推想起來，可以說完全是以「感覺器官」之聯「內心」與「外界」為其出發點的。

所謂「感覺」即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等是；司此等感覺之「器官」，即眼，耳，鼻，舌，及遍佈於皮膚內之知覺神經末梢是也。

假使一個人完全失掉這種種感覺，那他就與人世完全隔絕，即使精神和肉體兩方面其他部分都健全無病，也僅止於是尚屬「生存」而已，談不到還是個「活」的東西，像這樣的一個「息尚存」，「遺世而獨立」的人物，不但感覺不到他自己的周圍還有一個「花花世界」，甚且對於「自身兩存在」的意識，怕也有點朦朧了！

在此種種「感覺器」之中，「眼」與「耳」無疑的是佔着最重要的地位的。

眼與耳的解剖學（構造），和生理學（功能）的知識，屬於專門學的範圍，不能詳述。本篇只能略談若干普通常見的眼病和耳病，喚起一般人的注意，並提供些關於眼耳的衛生常識而已。

在中國，不論城市或鄉村，南方或北方，上級社會或工農大眾，最普遍，最多見，為患最烈的眼病，就是一般人所熟聞的「砂眼」。就筆者觀察所及，如北平，天津，南京，武漢，重慶，貴陽，長沙，各大都市；及河北，江蘇，安徽，湖北，四川，貴州，湖南，福建，諸省若干小縣城及鄉村，眼病分類的百分率，皆以砂眼為最高。如果照嚴格的標準診斷起來，各地的百分率亦大致相近，所差不過症候輕重之不同而已。

砂眼一病，其病原最紛紜，迄今尚無定論，但有傳染性則不成問題，公共場所如茶樓，戲院的毛巾，常為傳播之媒介，此外在家庭中大家公用一個面盆手中，大概是最重要的傳染來源。砂眼的傳染性，並不像其他傳染病之劇烈，迅速，故易於預防，且極簡單，只消不用他人面盆毛巾即可，像這

樣的簡單的衛生習慣，是應該很容易養成的。

我國人的砂眼，除了大都市中常見比較重篤者以外，（往昔國內專家之論著，常以為鄉村中患者多較重，筆者數年來，窮居鄉間，為時不少，實地調查，適得其反。）多屬較輕的類型，常能自己停止進行，漸漸結痂而自然治愈，所以一般人對砂眼多不甚注意，此種心理，殊屬罕聞，盡自然治愈，需時甚久，往往經過一二十年尚未完全停止進行，在患者雖以為常，自覺並無重大不便之症狀，但在此長過程中，常可發生種種「合併症」，或演變而成重症，且自然治愈之砂眼，概貽留若干程度不同之不易矯治的「後貽症」。砂眼這種病，雖本身的作用，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如砂磨眼一樣，雖屬患者最大的損害，乃在其合併症及後貽症。所以假使你患了砂眼，則訪問醫生，照規治療，就成了你的生活負擔，神聖義務，即使你自己情願瞎眼不願治療也不被允許，因為整個的社會不容許你在那裏「廣播砂眼」！

要想治愈砂眼，須有毅力，有耐心，聽從醫師勸告，每日或隔日塗眼藥，不可間斷，持之有恆，方克有濟，一曝十寒的治療，是毫無意義的。因為牠本身的發生是緩慢的，經過是悠久的，絕非一朝一夕，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掃除廓清的，假若砂眼是塗幾次藥或開一次刀就可根絕的，那這問題也就並不嚴重了。一般人為時間經濟所限，多夢想「一次斷根」，事實上是沒有這樣的奇蹟的。關於治療的方法，除了其合併症是可以施手術的以外，砂眼本身是不宜用手術的，最合理的方法是慢慢塗藥，不能着急。至於坊間出售之各種成藥，其不能適用於種種不同的砂眼，自不待言。

我國內盲目原因之統計，除以砂眼為最多外，其次當推淋菌性眼炎一病。此病之傳染及為患之情形，適與砂眼相反，症狀急劇，眼睛紅腫，膿汁甚多，嚴重者，常可於二十四小時內失明，故凡患有淋菌性尿道炎的人，若眼突發急炎時，應速就醫，不可稍緩。又因此病常由他人的淋菌性根炎或尿症

傳染而來，初起時與普通性結膜炎無異，非用顯微鏡檢查不易區別，故凡眼痛、眼紅、分泌物甚多（俗稱「發火眼」）者，不論自己已有無淋症，均應立即請醫求治，以防其為此種最危險的淋菌性膜炎。筆者八年前在北平的乞丐收容所裏檢查盲目或半盲目的乞丐，詳詢其致盲之原因及經過，發現有一百多人是由於本病變目失明，漸流為乞丐的。在北平那樣的大都會裏，醫院林立，倘有此病多由淋菌性膜炎而盲的人，其他求醫不得的地方，更不知要有多少這種可以挽救而竟致不幸失明的瞎子了。預防之道，也極簡單，如自身患有淋病，每次小便之後，務必將手洗淨，切勿尿道分泌物直接間接傳入自己眼內，或沾染於任何公用的物品上傳染他人。婦女會患淋病者，生產小孩時，嬰兒的眼睛，務必請醫師或助產士檢查滴藥，以預防其發生本病。

近來物價日高，一般人因經濟關係，膳食不良，由於缺乏營養而生的眼病，也漸漸多起來了，尤其是正在教育期中的小學學生，最易罹患，而學校及其他種種由青年分子組成的公共團體的伙食，又是目前最成問題的，有此種原因，故未成年的學生患「結膜乾燥症」的人數（過去在南方較為少見，也日見增多）若干地方的報紙上，近一二年來，常有呼籲注意青年學生營養問題之社論，弄人認為大中小學學生營養問題，就「人的資源」而言，似較保育兒童的工作尤為切要。此種眼疾由於食物中缺乏「維生素甲」而起（維生素甲在脂肪、牛油、蛋黃、肝及青菜之葉中含最最多）。最初多先自覺夜間或在暗處視力朦朧，繼而自覺眼睛有乾燥感，漸漸眼珠表面失去光潤的色澤，發生銀白色的斑狀物於黑眼珠之兩側，最後黑眼珠的部分潰爛而致失明。但實際除了年齡過幼的營養不良的小兒，或重病衰弱之人外，其經過較緩慢，且多不致完全潰爛，但可能在黑眼珠上貽留白翳，而大影響於患者之視力。此種眼疾既由營養不良而起，故實為全身病而非眼睛的局部問題，凡患此種眼疾者，其抵抗各種傳染病的力量也為減低，易於罹患各種傳染病，又因維生素甲是促進身體成長的要素，故發育期中之學童食物中缺乏此物，能使其身體發育不全，所以此種眼病，對於兒童或青年的全身健康，無異是一種「預行警報」，是萬不可以忽視的。結膜乾燥症，在外國極為少見，據說除了貧窮的嬰兒及病人以外，只有在飢餓的年老時才常見的，但在我國北方鄉間，因農民生計艱苦，頗為常見，近一二年來，因物價異常，在南方各地的學校及公共團體中也日漸增多，可算得是非常時期中最嚴重的一個問題了。

治療的方法極為簡單，只要吃一點含有維生素甲之食物如肝、雞蛋、肉類、燕菜等即可癒，若能購魚肝油見效最速，因此病在北方較多，故北方各地肉舖中常有出售「羊肝明目丸」的，是一種民間由經驗得來的很適合原理的治劑。

普通常見的眼病多得很，因為關係，不能多講，除了眼的疾病以外，應該再談一談眼睛的「屈光異常」。所謂屈光異常，就是指「近視」、「遠視」、「老花眼」和「散光眼」等而言。此種異常，應戴眼鏡以糾正之。通常一般人只知戴「近視鏡」或「老花眼鏡」；對於遠視和散光，除了程度極高者外，多不自覺，這兩種異常，不但妨礙視力，甚且可以反射地影響到精神和全身其他部分發生失常的情形。最普遍的就是讀書寫字或做近距離工作，為時稍久，即感覺頭暈，煩躁不安，久之甚至可以發生種種神經衰弱或腸胃的症狀，很有許多神經衰弱患者，在內科方面遍查其原因不得，而歸由於眼睛的屈光異常所致者。對於伏案治事者，尤其是青年學生，更為常見。屈光異常非由醫師用特殊的檢查方法不能知其詳細情形和程度，決非到眼鏡店試試目力，自選一副自覺尚合適的眼鏡戴戴，就可解決的。普通大多數戴眼鏡的人，其眼鏡之度數，常與其眼睛屈光異常之程度不相合的，更往往有原是一「潛伏性遠視」，却誤戴了「近視鏡」的，只有更加重其痛苦，或是近視眼所戴眼鏡度數不合，也是促使其近視更增加重的原因，眼鏡的光學原理及變化複雜異常，所以眼鏡非由眼科專家處方配製是決不可戴用的！

耳部最普遍的疾病，就是急性或慢性「中耳炎」，急性患者以小兒為多。因耳的內部是與腦部有關連的，所以即便是慢性的沒有急劇的痛苦，也不可忽視。至於急性中耳炎，則患此病的小兒，往往不能自訴其痛苦之所在，只是發熱哭鬧，全身並無異常可見，而其原因却在耳內，這也是做父母所不可不知的，此外各種東西如豆、小玩具，或昆蟲等物，有時誤入外耳道內，百計不能取出，往往越弄越向深部內移，甚至傷害了鼓膜，宜速到醫院請醫生設法取出，不可自行處置。

鼻病最多的是慢性鼻炎，其原因往往又與頭骨裏的副鼻腔有關，此種病人頭痛，頭昏，精神不安，也常常可以陷於種種神經衰弱的現象，這是非到醫院用「愛克思光線」照射不易查出的。

咽喉方面最普遍為人所周知的，即「扁桃腺」問題。此物生在喉頭的左右兩側，在兒童時期，常是很肥大的，對於人，到現在還不能發現牠有什麼益處，但却證實能為病菌毒素進入之門戶，所以最好將牠割去，尤其是年齡已長，仍然肥大，且常發炎，喉頭紅腫疼痛，易於感冒的人，更以早日除去為妙。

（完）

談書信

周曙山

舊時中國的一切，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馬氏文選」出版前，不講究「文法」，而于文章為尤甚。陶淵明自肯「讀書不求甚解」，雖不知其本意如何，却不幸而害了許多讀書人。又向得中日「同文同種」，但在中國人學和文者，其笑話固多；而在日本人學漢文者，笑話又何嘗少呢？

固然，他們一向是尊重漢學者，並以能通漢文為風雅，所以直到松岡到了莫斯科，還要大書「言而有信」以自炫，不過以「書翰」說，雖然是為國其文雅，乍視之也無甚毛病，然一經細究，便不免有一似是非而非之感。

何謂「書翰」？且看「梁書·後主沈皇后傳」云：「后性嗜嗜，涉歷經史，工書翰。」此所謂書翰，是泛指文辭而言，可解為文墨。又「南史·垣崇祖傳」云：「夏侯恭叔國朝人，崇祖聞其才義，聘為主簿，兼掌書翰。」此論其兼職，可等子今之秘書或書記，而其所掌者不一定就全是書札。再分開說：「書」是函札，「翰」是筆墨。前者如「左傳」云：「叔向使詒于產書」又「孫文學說」內載「陳英士致黃克強書」等是。後者如潘岳的「秋興賦」云：「染翰操紙」，轉以為詭文之上，如翰墨，翰林，翰苑等，魏文帝于「典論」云：「古之作書，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王粲詩云：「兩朝掌文翰，十年侍墨綬」。所以說，這不如稱「書信」為妥當。

關於書信，我于幾年前曾在「海報」上談過，那

多是依據鄭板橋和袁子才所說，因身邊無書，已記不清楚了。今且看「北史」所載于文護報母書有云：「二體分隔，理無書信；主才以彼朝不絕母子之恩，亦屬許奉答，不期今日得還家問，伏紙嗚咽，言不宣心。」又元稹詩云：「遠來書信隔年聞」。可見如上所說的書信，與今普通所稱的書信微異，而用之於兩國使者面呈的「私翰」為尤妥。復分開說，「書」如前述，而「信」則係指信使和音訊而言。「演繁露」云：「晉人書問，凡言信至或遣信者，皆指信為使臣也。」又「世說」云：「司空鄭冲，馳遣信就阮籍索文。」而信使之為用亦廣，如司馬相如于「喻巴蜀檄」內云：「陛下惠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肯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今之郵政局，以前則為民信局，可見古無以信為函札之稱，待今以其為通音問，而多由差人送來，遂亦稱函札為信。

在字文護報母書內，尚有一「家問」二字。也可作「家書」解，而「家書」與「家信」亦微有區別。因為家書，固是從家人接到的書札，有如白居易所說：「家書抵萬金」；而得家信便不一定有書札，也許是口傳。再看「宋書·武帝紀」云：「手與家書，多所求告。」又「北史·劉瑛傳」云：「瑛在淮南，母在建康，瑛弗之知，瑛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瑛即號泣戒道，絕而又蘇。」兩相比較，自可明瞭。又如說「伏願上書」，及今所稱之「情書」或「愛札」，也未見有說是上信和情信，愛

信的。

此外，尚有「書啓」，「書牘」等之稱，略如歐陽修「與陳員外書」云：「史以私自鑿於其屬長，則曰簡記書啓」，大概這就是今之個人報告書，餘待後詳。

更有尺，寸二字，也常被用於書信，茲列舉於左：

- 一、寸札。即短簡，如王僧儒「與何炯書」云：「倘不以垢累，時存寸札，則雖犬馬猶松喬也。」
 - 二、寸楮。原稱名刺，今亦用以稱書信，如「萬應閒話」云：「寸楮往來，始於崇禎，以嚴禁請託，於投袂為便也。」
 - 三、尺書。也有用以稱書信，即尺牘，如蔣賓王詩云：「雁門迢遞尺書稀。」
 - 四、尺牘。即書信，因古時書函長約一尺，故稱尺牘，如「漢書·陳遵傳」云：「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
 - 五、尺翰。即尺牘，如「陳若，蔡景繁傳」云：「尺翰馳而聊城下。」
 - 六、尺素。即書信，如「文選」載「飲馬長城窟行」云：「寄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索來鯉魚，中有尺素書。」
- 由於「魚腹取書」的故事，則於書信通有「魚書」，「雙鯉」的別稱，「揚雄記」云：「試應以朝鮮厚繭紙作鯉魚函，兩面俱畫鱗甲，腹下令可以藏書；此古人尺素結魚之遺制也。」這既說「尺素結魚」，而在古人是否有從魚腹取出尺素者，便是個問題，又如李商隱詩云：「雙鯉迢迢一紙書」，其注云：「唐人寄書，常以尺素結成雙鯉之形。」

而古樂府又云：「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更可以見那是無稱之談了。至若劉禹錫詩云：「相思望淮水，雙鯉不勝稀」；范大成詩云：「生平書札類雙鯉」；只不過用典故而已。

亦稱「魚雁」，如宋元時云：「波流雲散碧天空，魚雁沈沈信不通。」但也有單稱「雁」的，這可以叫做「雁足繫書」。且看「漢書，蘇武傳」云：「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謂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使者，具自陳道，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謂漢使。」「這樣一來，後人遂視雁如今之軍用信或軍用大，詭傳書，並信稱信使為「雁足」。杜光庭於「紀道錄賦」云：「雁走凌涼令傳恨緒」；王僧孺詩云：「尺素在魚腸，寸心憑雁足」；柳貫詩云：「江標北來無雁帛」等等便由是而來。

復有冠以「手」字者，蓋猶言親書也，如「手書」，「手札」，「手箋」，「手簡」，「手翰」，「手紙」等，而「手勅」則用於書信之中。「後漢書，陳書傳」云：「帝報以手書」，此亦稱「手詔」。白居易詩云：「手札八行詩一篇，無由相見但依然。」宋史，錢若水傳云：「周世宗時，北邊未甯，內出手札訪若水以策；若水陳備邊之要。」「一手箋」今少稱，而「後漢書，趙壹傳」有云：「報皇甫規書曰：忽一匹夫，於牆何損？而還辱手箋，追路相尋，誠足愧也。」且有「手學」之謂，蓋依「爾雅釋器」云：「簡謂之學」，注：「今簡札也。」

至為尊稱，美稱，謙稱者亦多，不備述。而除

上述之外，還有幾個單字，再列舉於左：

- 一、函。書信封謂之函，「晉書，殷浩傳」有云：「竟逢空函」。
- 二、札。亦稱書札或函札，「古詩十九首」云：「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
- 三、啓。即書啓，據「通俗文」說官信曰啓，而今通稱函札曰書啓；又作廣告文曰啓事。
- 四、牘。有書牘，函牘，尺牘等稱，「漢書，昌邑王傳」云：「持牘趨謁」，此即可稱為書札。
- 五、簡。即書簡，古時無紙，乃書竹曰簡，書木曰版。此與札，牘，牘等字有關，如「說文」謂：「竹簡之簡，木謂之牘，亦謂之簡，亦謂之札；簡之為編，編之為冊。」又謂：「小簡曰牘，大簡曰冊；薄者曰牘，厚者曰牘。」杜預于「春秋左傳序」內說：「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
- 六、東。今亦稱書信曰東，或稱書柬，並有書柬之稱。
- 七、帖。用以投調或遞書的紅柬，謂之帖，昔亦稱婚書曰帖。
- 八、箋。或作牋，古字為楮，原以紙之精潔華美者曰箋，如「蘇箋」，「梅花箋」，為供題詠書札之用，故對書札亦通稱曰箋。

九、緘。亦作緘，李商隱「謝京兆公啓」云：「伸紙發緘」，殆為發信函之封。又其「春雨詩」云：「玉璫緘札何由送？萬里雲羅一雁飛。」故亦稱書信為「緘札」。

在上下輩之間，尙有「示」，「示」，「稟」等稱，茲從略。至於電報，亦簡稱「電」，如「某某致某某電」，在書信集中的分類為「函電」。另有「八行書」之說，亦略稱「八行」。孟浩然詩云：「今朝偶見同袍友，却寄家書寄八行。」邢昺「禮記注疏」注云：「馬融與竇章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次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又「漢字記」云：「益州舊貢薛濤十色箋，短狹才容八行。」

「私翰」之外，自有公牘，其泛稱為公文，公函，公啓（如通告，佈告，告示）等。「漢書，刑法志」云：「文書盈於几閣」；「南史，彭城王義康傳」云：「性好吏職，翰意文案」；「通雅詩云：『文版曰繁元，民力愈疲竭』；及前述王禹偁詩所說的「文翰」；這便都是指公文而言。現行公文，大別有九：（一）令，（二）訓令，（三）指令，（四）佈告，（五）任命狀，（六）咨，（七）公函，（八）呈，（九）批。但他如宣言，獎狀，判詞，撤，通告，和國際間的條約，協訂，最後通牒（哀的美敦書）等等，又何一不屬於公文之列呢？

古者，在公文方面，尙有諭旨，手詔，摺帖，奏章，劄子，榜示，狀子，公札，公啓，機記，稟帖，文移，表，疏，等，軍中文告，則稱「軍帖」，如「木蘭詩」云：「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

書信，我覺得不但對於傳記作者是極好的材料，也是半文學中極有種味的東西。至其所表現的個性，我認為：「不獨是作者而已，且往往把受信人的個性，也於那書信裏會表現得極清楚。」

鹽谷溫元曲概說譯本序

隋樹森

中國小說戲曲之系統的研究，日本的學者似乎比我們本國學者著手得還早。鹽川臨風的「中國小說戲曲小史」，出版於明治三十年（公歷一八九七年），遠在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公歷一九一五年）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公歷一九二五年）之前。中國人翻譯日本的古典的小說戲曲者，這是寥寥若於，而日本人翻譯中國舊小說戲曲的，却是不勝屈。

小說方面，元祿年間（公歷一六八八—一七〇三年）便有譯「三國志通俗演義」的「通俗三國誌」，譯「雲合奇蹤」的「通俗元明軍談」，譯「西漢演義」的「通俗楚漢軍談」，譯「開闢演義」的「通俗十二朝軍談」；德川時代（公歷一六〇三—一八六七年），就有人譯「櫻世恒言」，「今古奇談」，「西瀛佳話」的一部分；此後譯本陸續出現，「水滸傳」「紅樓夢」等書，都有日文的翻譯了。戲曲方面，文化年間（公歷一八〇四—一八一七年）便有人試譯「

西廂記」，後來岡島默太郎、金井保三、岸春風樓、宮原民平，也各有「西廂記」的譯本，宮原民平還譯有「寶鏡鏡」、「老生兒」、「倩女離魂」等，鹽谷溫譯有「琵琶記」、「桃花扇」、「長生殿」等，都很有名。翻譯「元曲選」的，又有青木正兒的全譯和本書著者鹽谷溫的傑作選譯，都正在進行中。近來國人也常吶喊「研究日本」的口號了，老實說，我們對於日本的研究，比起日本研究中國的成績來，實在差得太遠了。文學如此，別的方面也是一樣。

青木正兒曾經寫了一本「元人雜劇概說」，作為他所譯的「元曲選」的弁言。那本書，在一年前便由筆者把它翻譯過來了。去年鹽谷溫所譯的「元曲選」第一冊出版，前面也有一篇敘述中國戲曲沿革的「元曲概說」，筆者喜其簡明扼要，並訂著者在二十餘年前曾以「元曲研究」論文得博士學位，本書又係著者最近所寫定，所以現在也把它譯成了中文。譯文是

逐句翻譯的，惟於以日本劇與國劇對照敘述的極不重要的地方，間有省略。最末一章，著者把「王道」及「東亞新秩序」等語寫了進去，也不能不加以刪削；因為那些話已經發出曲學的範圍了。

前面說過，日本人對於中國俗文學的研究與翻譯，一向是很努力的，但國人却也不必妄自菲薄。日本人的研究，有許多地方固然值得我們參考，至少也值得我們觀摩，但像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畢竟還是劃時代的名著。而近年來我們學者對於小說戲曲新材料的搜求，更是不遺餘力。尤其是民國二十七年發現的「戲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二百四十二種，堪稱最偉大的收穫。其中新發現的元人作品，竟有二十九種之多，更是難得的國寶。

此次中日大戰爆發以後，兩國的學術界也隔離起來。中國發現「戲望館本古今雜劇」，已是著者本書出版時一年以前的事了，但著者在本書中並沒有提到。想來這個消息傳到日本之後，著者對我們中國學術界，也不能不生「刮目相待」之感吧。

拙譯稿成之後，曾蒙盧冀野先生賜閱一過，指出原書錯誤數點，譯者已於書中略加案語補正矣。盧先生為當代詞曲家，對拙譯為熱心加以指正，至為銘感。盧先生發現戲解元名劇謂「最近據廣安賀氏藏玉茗堂抄本按索西廂柳村居士跋謂董解元名明，泰和時人」。這也是中國戲曲史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是為序。

（附註一）盧冀野先生有越調天淨沙云：「董生只道無名，願來明朗分明。不是臨川寫本，柳村為證，解元依舊相稱」。

（附註二）拙譯元曲概說已在商務印書館排印中。

國立浙江大學素描

虹里

朋友！你或許沒逛過西湖，但你聽念過「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的詩句；你或許沒到過杭州，但你聽過「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謠語，「杭州」像一隻玲瓏的小島；美妙輕盈；像你心上的兒，

塘湖、堤岸，既沒都市的煩燥，也沒鄉村的僻陋。西子湖濱，南屏古寺，那一處不覺得你留連？詩的蘇堤，佛的靈隱，那一處不覺得你追戀？沒有去過，總會使你悠然神往；去過之後，總會常在你耳邊輕喚：「喂！再來！」真的！誰能忘得了！誰能說這不是詩意的天堂？

就是在這詩意的天堂中，分疆立道求是學府——國立浙江大學。

漫天烽火中，西子湖含翠地蒙上了黑紗，天堂變成了地獄，浙大為發揚與傳播文化，便實踐了校徽的象徵，像一隻巨鷹向著文化火焰開始奮飛。四年間，建德、吉安、泰和、宜山都曾做過我們征程的驛站。天目山的古寺鐘聲，贛江中的點點歸帆，宜山側的北山紅燈，都在我腦海中印下了難忘的印象。同時，泰和的浙大

碼頭，宜山的浙大公墓，也一樣給地方留下了「雪泥鴻爪」，跋涉山川，從濟海的杭州到高原的蓮義，我們不敢說：「行萬里路讀萬卷書」，但我們始終終結不絕。而八千里路的長征確也使得我們更堅強更充實。

在蓮義，我們拂去了征塵，千箱的圖書開箱了，工場中的馬達又照舊響起。在渭潭：農學院開闢了廣漠的農場；師範學院也創立起規模宏大的附中，這些都是兩年前的事了。前年青岩的一支 *Red Army* 也投入了蓮義大本營的懷抱，但在二百里外的永興場又崛起了一批「新人」。此外，在遙遠數千里的浙東還留下了一個龍泉分校。

依生物學的觀點，變化最快的時候也就是生長力特別旺盛的時候。在接連的激變中，浙大也特別壯大了！四年的流離轉徙，反由三院加到五院，由五六百人加到二千多人，數字是鐵的憑證，我們很可以自傲地說：「在激流沖擊中，浙大更堅強了！更壯大了！」

記得在廣西宜山時，敵人曾用一

百多個炸彈來換取我們幾間茅舍。同學們對這無聊的舉動只付之一笑，戲稱為光榮的洗禮。不過，那時我們確曾真正「穴居野處」，有時白天去野外睡覺，夜間回來補課，用加倍的奮勉答覆敵人的毒炸。

自從遷來貴州以後便安甯得多了。全校分成蓮義、渭潭、永興場三大部。（這是暫時的分離，新校舍正在渭潭建築中，而且已落成三四幢了）每部又零星散佈幾處，只要你看到浙大學生挾着書在街上匆忙的走過，便知道他們是在怎樣緊張的讀書生活中。不但在圖書館裏、教室裏、寢室裏，全是在低着頭看書或作習題的同學，就是在古老的城頭，靜悄悄的江濱，也會有斷斷續續的讀書聲送入你的耳鼓。至於十幾個工場中，幾十個實驗室裏，更不用說大家全在忙碌的工作，不馬虎、不敷衍，就係想做發明家似的……這些，全是浙大傳統求是精神的表現。

雖然他們大部時間都花在功課上，但他們也未嘗不會設法調劑枯燥的生活。夏季淺淺的小河便是很好的天

現代語林

噴火式飛機

噴火式飛機——又譯作「火龍式飛機」，是英國最新式的一種戰鬥機，全身金屬，裝甲極厚，速度甚大，每小時可飛四百四十多英里，上面還有小鋼砲一門及新式機槍八挺，火力極強，是現在世界各國戰鬥機中最優良者，前年德國空軍閃擊英倫時，曾遭到這類戰鬥機的痛擊。

颶風式飛機

颶風式飛機——又譯作「暴風式」，也是英國最新式的戰鬥機之一種，與噴火式飛機，可說是姊妹機。它的速度、裝甲、火力、設備，都是最新穎而完善的，與噴火式相伯仲，在保衛英倫和北非戰役中，均有優異的成績表現出來。

空中堡壘

空中堡壘——空中堡壘，是美國轟炸機中之王。它的性能、構造，外間傳說不一，據可靠的記載，這種飛機能載二噸重的炸彈九枚，上升的高度為二萬二千英尺，速度為每小時二百一十英里，裝有二千匹馬力的引擎

然游泳場；天冷時他們的足跡便改到運動場上了。所以，在每一次球賽中，浙大總是毫不費力的奪得錦標，這不能不說是體育主任舒鴻先生嚴格訓練的結果。否則在這樣濃厚的讀書空氣中，不難養成一批書獃子。

黃昏時，是難得的休閒時間，在一天沉重工作之後誰也不說不出來輕鬆一下。這時，對真熱鬧的便去巡馬路；愛靜的便去郊外，閉步田野，小坐江濱，或是伴着口琴唱一二首短歌；或是上天下地閑談今古，更愛孤獨的便跑得遠點，獨自騎在草地上，看白雲的翻騰，聽小溪的低語，就是最不好動的，也會到俱樂部去下棋或看賽馬。

也是在這時候，在靜悄悄地溪邊或樹下，你偶爾也會發現嗚嗚情話的情侶，但這並不多，原因很難說，也許是數量上的不敷分配吧？

生活方面：食比住好一點，這並不是說我們像一些愛圖錢財的大老一樣吃得怎樣好。不過比起若干有榮無油的學校來，我們居然能沙裏淘金地淘出些肉絲來，委實不說不說是口福特別好。倘若你有錢的話，校工做好有各色各樣的佳肴美味在等着你。不過，大多數人只能買五角錢一塊的肉或三角錢一塊的豆腐，安慰安慰枯腸，紅燒雞之類是不大有人光顧的。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七四八四號
中華民國郵政總局特准掛號為新聞紙類

衣的方面是生活四大項中最隨便的一項，只要是一件衣服就成，誰也不去管它破不破。至於質料、顏色、式樣更談不到了！一件舊衣補了又補還是被珍貴地保存着，而在玲瓏滿目的出讓廣告中居然還有好些是從杭州帶出穿了四年的破制服。好在這裏破衣已成常態，不破反成變態，誰也不感到有什麼不好，只是本地的中學生却不免納悶，因為這和他們腦海中穿西裝的大學生太不符了！所以，假使你要來浙大，千萬別去準備漂亮的西裝或綢緞的長衫，因為即使帶來，也不過是讓它懶懶的躺在箱底罷了！

說來這該是一個矛盾現象：浙大國學比較不愛活動但團體却又特別多，除院會、系會、級會、校友會、同鄉會之外，還有以研究學習為中心而自由組合的團體，所以全校團體總數多到六十多個單位。

現在用一句老口說了，「讀書不忘救國」，浙大雖然是讀書空氣濃厚，但抗建工作並沒被忽視，甚至也正如他們讀書一樣起勁，在數千里的流徙中，他們正像一支抗建工作的鐵軍，用各色各樣的方式：戰地服務團、鄉村工作隊、民衆學校；用各色各樣的工具：話劇、歌詠、演講、深入社會各階層。五年來獨幕劇的演出將近百次，大規模的正式公演也有十

多次，裏面還有好些是同學自己的創作。

不論歌詠或戲劇，都是以宣傳為中心，而為了宣傳的擴大和深入，所以又會訓練了不少幹部，這些幹部都是中學生，他們也一樣熱心、努力。

在廣西時，是救亡工作登峰造極的時期，下鄉宣傳、救護隊、慰傷運動總是不斷地發動。當烽火蔓延到南甯時，有六十多人的戰地服務團到最前線工作，他們為了打破別人以為大學生都是少爺小姐的誤解，為了貢獻些微的力量給祖國，在槍林彈雨的戰地工作了一個多月，一直到雲陽淪陷，他們才撤退回校。

到遷後後，為針對地方情形，曾有一次全體動員的擴大禁烟宣傳和一次為烟民募集戒烟經費的公演，尤其難得的是在本年元旦的盛大義賣中，居然有近萬元的巨大收穫。

浙大的校訓是「求是」，不唱高調，不務表面，是一貫的傳統精神，誰違反這種精神便會受到輿論的指斥。這裏沒有政治意味的複雜糾紛；只是純學術團體的簡單純潔，大家只有一個目標——求是。

浙大像一個大家庭，學生和教授間並沒「楚河漢界」；而在校長的和親可親尤其會使你生愛慕之感，在集會時，校長的降臨總是引得掌聲雷動。誰能說這不是一個親密的大家庭呢？

寫得太拉雜了，就此打住吧！不過我得再說一句：「浙大是執着文化火炬向真理之途邁進的求是學府！」

四具，可達七千七百五十英里的航程。機上裝有許多速射機關砲和機槍，能抵抗從任何方向而來的攻擊。裝有最精密最準確的瞄準器，在高空投彈，可以中的。

俯衝轟炸機

俯衝轟炸機——最先出現於德國，現在英、美、蘇聯等國都在競相仿造。因轟炸時係從高空垂直下降，至離目標數百公尺時始拋擲炸彈，故名俯衝轟炸機，該機向下俯落時如雷擊電閃，狀甚恐怖，且投彈時命中率極大。

本期作者介紹

- 屈萬里先生：現任國立中央圖書館編纂
- 李思謫先生：現任四川大學教授
- 廖鳳林先生：現任中央大學師範學院歷史系主任
- 齊觀哲先生：現任江西省立醫專教授
- 周曙山先生：現任黨史編纂委員會編纂
- 隋樹森先生：現任國立編譯館編輯

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十六日出版

文化建設印刷公司承印